



標 疏

箋註蒙求校本

中

門	第	
	第	第
明治	一部ノ冊數	號
年		號
月		
日		
調查		

岐阜縣東濃中學校

香林齋
萬四千五百三





佐二水玷標疏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岡白駒箋註

拂下之

永筆札

顧愷丹青

五五列傳

成帝之母元后兄
弟王譚王商王立
王根王逢時河平
二年同日賜爵關
內侯札舌叶
疏通也
洽澹潤澤周徧也
劉向子劉歆楊
雄草玄上卷三十
九葉京房推律
四十葉
騷與歡同
竦敬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

舅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所議論皆見信用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

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

為鑿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

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騷

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申束懼自仕至廣漢

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輝光師古云王莽分三輔置前西

卷之五十五

分三輔置前後西郡護為郡尹

列傳六十

嚴諸也蕃諸之類交趾所生者文餘甚甘寫真圖特妙

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鯖魚煎肉曰鯖與肝同煎和名世盛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厨橫也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紹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負也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絕越也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列傳六十

武陵王元帝子

怒本傳作怒是

隱逸傳

各府之召皆不就譙國屬兵郡士死叶

阮咸字仲容仲容青雲上卷二十葉

列傳九十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伶人樂工也晞怒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逵後竟不仕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靖潔也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儋石解見于楊雄草玄下與兄弟

卓大陵又山無石者 王衍風鑿上卷二十七葉 名士納錢於敦娶敦之女慕阮脩者求納錢於修嫁女而修不肯娶故不得為婚 洗馬箋註又詳于四十六葉 馬安四至條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入錢者皆一時慕之者舉此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洗馬前驅官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即釀熟也此鄰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蟹大足在首上如鉞者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温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以露睹父為客

文伯亦魯大夫長而之長二擊死鼈非可長而曰使長即志忿之言非以小易大之謂文伯之母敬姜敬姜猶績下卷六十七葉 先子穆伯 吳錄吳張勳撰 孫皓字元宗 諸生慕孟宗德就 締交謂之致客 貧生不齋蓐被故 就孟宗共卧 同 氣同類謂諸生 先賢傳作者見孫 敬閉戶疏

王莽之姑王皇后 生成帝傳昭儀生

睹父曾大夫客賓也 羞鼈小焉羞進 睹父怒怒鼈 相延食 鼈進以食鼈 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此睹 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 曰祭養尸饗養上 實祭祀尊養尸饗 鼈於何有於鼈何有 而使夫人怒也 遂逐之逐出 五日曾大夫辭而復之辭請

吳錄孟仁字恭武新刻本作武恭誤也 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 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鮓藏魚也以鹽米 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吳縣 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

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共王上寢疾共王母于常在左右上又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故皇后太子皆憂 孟康曰以青蒲為席服虔曰以青緣蒲席 曰皇太子曰定陶王是名號也百姓皆知適長既立為太子無離畔之心故曰繫 動搖謂廢太子議指問尚書事 劉曰臣子宜屬下句玷按本傳愛幸上有雅素二字愛幸下今者二字宜從劉說 宣帝愛嫡孫欲傳天下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伏青蒲上 應劭云以青規也 曰青蒲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 適讀曰嫡 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託為臣子 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

列傳 五十一

列傳 十七

列傳 六十

詳者當言而言不隱諱回護也 扶

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風三輔之一至於京兆馮翊以湛為儀表表者測景之木 陳其失而諫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 後漢書注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在鄉黨詳言正色也 詳審 三輔以為儀表 注儀法也 人或謂湛為偽詐

后郭昌女建武二年立為皇后後寵稍衰十七年遂廢 大夫下畧文

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仕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也 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 丁當也 居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銓亦衡也亦量也
莊子銓才註銓量
人物吏部量人材
而任用故名銓衡
之職 筋直據反
與著同
黷謂貪貨財污潔
操 懷千金之欲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筋為之
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曰銓衡任當舉如此輩人及康
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居清顯廣州珍異所出前
後刺史多黷貨垢也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章印

卷十

太祖曹操破袁譚
於南皮詳上卷三
十葉毛珣公方疏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立春
後五戊為春秋後五戊為秋社
鄉人祀之為五穀之神其名曰社 來歲鄰里社脩感念
母哀甚鄉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

列傳

溫嶠字大真大真
王臺十五葉都鑿
吐哺下卷六十四
葉輔之字彥國彥
國吐屑十四葉阮
孚蠟展四十八葉

人所不欲忍能施
已所不欲受能容

魏都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顏縱類驛好

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東晉

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宏大也言思量大宏伯長郝鑿為

方伯正也胡毋輔之為達伯達不捨也下壺為裁伯裁裁度

蔡謨為朗伯朗明也阮孚為誕伯誕放劉綏為委伯委委

委曲也而曼為黯伯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凡八人號

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所謂八元八愷是也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

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為穀伯

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笨粗散騎郎張嶷以狡安

為猾伯狡猾也而聃以狼戾為瑣伯不聽從也蓋

華歆忤旨 陳群蹙容

歆既出管寧割席注 司徒官名 者位階華嶠譖序曰文帝受禪魏文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悅者何也初文帝即王位群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方正篇 陳寔既出荀陳德星注又陳寔遺盜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群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

陳泰挂壁下卷六十五葉

疎亦通也謂不拘也 帶徭役也課稅也

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公司空也卿鴻臚卿也卿慙長長大丘長也言羣不及寔也蹙或作慙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亮明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復音福漢法免租賦科役曰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

列傳十一

艦四方施板以禦矢者

順江水之流

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艦也。乃作大船，連舫，舫兩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舫首，名大鳥，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解刺史，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檣。檣，檣也。降者必面縛，舍壁與檣。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諡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寶鼎三年二月，丁固為司徒，正十八歲矣。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鄧艾見下 譽與同序 太初日月 上卷三十四葉

研精義理不守章句 明德即馬后 出十一葉

票流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擊勅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後主劉禪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後主已降，遣使於鍾會。會厚待之，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會既構鄧艾，附會以成之，曰：構，言誣罪也。因謂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會陰懷異圖，維心知之，欲構成擾亂，圖克復，縵勸之。由是情好相讓，會所憚，惟艾就檻車徵，故謂維等其情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融，明德皇從姪，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
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温嶠出十四葉
劉惔字真長真長
望月下卷四十五
葉

爽清快也

孫權字仲謀晉宣
猥頓上卷十九葉
南康猶憐同四十
一葉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
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彘以嶠所賞
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必顯達矣將
避名易吾姓也
温豪爽有風槩風格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黑子作
七星文少與
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石稜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
瑩徹隨大小皆五稜
作蝟毛磔蝟似鼠毛有
刺磔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即時欲廣田

卷二
十八

滅賊詳說本作滅
賊誤魏謂吳蜀為
賊 資訓助

資食之資謂財用
建議之建

楊震上卷再出

列傳四十
四附揚震
主簿之類總稱外
曹有東西曹見上
卷二十九葉毛玠
公方箋

外曹之事 記數

票流

後漢書

卷之四

八

畜穀為滅賊資資所取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
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
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後
禪劉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構成讒
事也

楊修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修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
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
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治脩獨曰夫雞肋
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廻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

通為順次。因有過失之事殺之。
 漢安二年上虞曹盱溺水。孝女曹娥年十四號慕自投江死。抱父屍浮元嘉元年度尚改葬立碑。使淳子禮作文碑。背八字。蔡邕稱子禮文所題也。
 欲乞食。世說作往乞餘食。宣武植温。按察也。驗也。果。果樹水。雜木。

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廉察問也。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壻，白，受辛。壻，搏辛。物為之。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作容。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長短分定，不可安求。但當及時為。

本經

列傳

漢武定郊祀之禮，立樂府。文選註：慨，慷慨也。名義考云：儀狄，女名。以言語為信，人自教，朴以書契為證。心乃生詐。齊耕作之業，夫本也。務商賈之業，趨末也。其里有樗樹，故為號。崔浩云：滑。為酒器，言出口成。吐酒一說，猶非。諸。

也。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務錐刀之利。錐刀之末，利言小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劫，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鄉，誕也。滑稽，亂也。魯同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塋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官來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

鄱里叶

諺曰力則任鄱智則樗里在鄱秦力士也

七列傳

先便眠叶 字奇 事意記叶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貌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經書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朝出何典記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東觀亦曰蓬觀後漢時圖書在此觀

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叔孫制禮上卷二十三葉 科斗蝦蟇之子古以漆書簡故頭圓大而尾細尖似科斗形爵爵幽埋也爵日室叶 三千年前設滕公之棺天之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蹶蹶以足不伸也以足跑地久之獸前足括地曰跑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

四三列傳

所為 奉車為沛公御車也按史記嬰自初為僕御車五有功五進爵轉為滕公註徐廣曰滕令也公字泛稱耳沛公立為帝封汝陰侯事景帝呂后文帝常為太僕巴峽巫峽黃牛峽我隨果叶

婚義云父親醮字而命之迎注酌而無酬酢曰醮

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峡蜀楚之交山有兩岸連山無斷處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棹問舊行人皆云已久見之已久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也欲將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取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洽產業常艾薪樵樵柴也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

本傳相隨下云數
止買臣母歌嘔道
中買臣愈益疾歌
妻羞之

載衣食具曰重車
邑子猶邑人

富貴二句本項羽
語

望字義見上卷三
葉 後漢百官志
云武帝置中都官
獄二十六所世祖
中興皆省唯廷尉
及洛陽有詔獄

列傳
六十

諧訓和合優 諧
妻齋叶泥亦叶

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曰
讀曰汝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
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
重車充卒將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
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
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
之妻自經死蓋無自經再嫁曰再醮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曰乞悉召
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
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

皇后
紀第十

三老老人知天地
人事者五更知五
行更代之事者鄭
玄曰三老五更各
一人皆更事致仕
者天子以父兄養
之示孝弟於天下
後漢書註引漢
官儀 杜詩註云
南海有虫無骨名
曰泥在水則活失
水則如泥然玷按
虫以如泥然名泥
則醉如泥之泥不
必假虫而此伏
波標柱上卷七葉
明帝后蓋德
幹校葉所附而立
故能堪事謂之幹
選入太子宮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
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當世疑其
詭激曰過直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也讚偶作太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
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者似之

馬后太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
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
此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
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
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帝以
子命令養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

票

後漢書

卷之中

十一

天至。天然至。濕間離隙。秋取秋成之義。皇太后顯宗母陰皇后。董闡官中小門。董生下惟二十葉其書聞舉玉杯竹林蕃露清明等。對謂夫。褐。毛布賤者之服。師古曰綺今細綾縞縵之精白者。詳說云本傳無荆釵字韻瑞活法等皆言布衣荆釵操作而前言用荆棘為釵。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待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束髮如椎頭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汲具。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鄰人之人當作之正義云初執燭次燃薪薪盡乃抽取屋草。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毛公詩傳曰伯雅巷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蒸薪之細者縮讀曰縮謂抽也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也六十據婦人言間廁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嫗或作煦以氣曰煦以體曰嫗不逮門名逮一作逮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本政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

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

弟

愆堂叶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
 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租采地之入奉與俸通秩祿也家無資產以清
 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或相及
 為公卿者後漢書注及循繼也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即著黃帽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擢濯船能持權
 行船也刺船之即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願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覺而之

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南有漸臺以夢中陰目求師古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

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賜輒鉅萬如者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技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

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嗽亦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齧癰師古云齧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

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徽外鑄錢犯禁出曰盜出師古云徽猶塞也下吏驗問盡沒入

之竟寄死人家後漢郭况真定豪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

票流

後漢郭况真定豪人

光武郭皇后弟

帝

本傳云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評林云通何者而責以薦達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

徽遮也

紀附

輻聚共轂故謂聚會為輻湊

親之曰恩尊之曰禮

群從兄弟

東觀漢記漢劉珍劉駒等撰

始十六拜黃門侍郎

以後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

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繅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列傳十六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太尹王莽政太尹政理有能

列傳十四

孟附 十二葉 禮器云東帛加璧尊德也 鄉衍降霜上卷三十一葉衍之所作十餘萬言闕大不經爽脩飾之若影鏤龍文其文雖具備難施於實用

更始事見四十五葉劉玄剖席注

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兩日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真徐廣云鄉衍之術迂大言難施故曰雕龍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輶也衍真謂二騶

列傳十九

票流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

母音無 任達放
縱 澄敦衍前後
數見庚敬隨憤下
卷二十葉

列傳
七十三

四閭為族邦舉遠
族舉近
秦氏曰婚禮侍兒
以紗扇蔽新婦撒
扇曰披扇無侍兒
者乃自披扇玷按
無侍兒則有物按
扇故以手披之秦
氏又曰桓温婦斥
其夫為老奴猶可

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庚敬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
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誠為後進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前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太真玉臺 武子金埒

晉書温嶠字太真太原祈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
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邦國名族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
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姊妹劉其夫姓經亂離
散唯有一女劉氏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
佳婿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
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婚
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
紗扇撫手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

列傳
十三

知此是新婦老奴
其天恐記者之詞
劉琨字越石愨
帝建康二年嶠為
劉琨假前鋒討聰
聰曰奴之後其先
以漢甥冒姓劉父
淵因亂起兵于左
國城建國號曰漢
淵死聰弒兄和嗣
業
嶠替見上卷 王
食洪範字
呂氏春秋秦呂不
韋撰
二人共托子弟字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姿貌氣

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

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

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

甚貴濟買地為馬埒馬埒謂于外築短垣繞之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

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卷三

風俗通漢應劭撰
介芥同

雷義再出

列傳
一七十

承塵箋既見張氏
銅鈞注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鉢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都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承塵。施於上。承塵土者。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莽之子。名。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注。三綱。君臣夫婦父子。不云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列傳
三七十

長安東都城北頭
第一門

卷十

曹操為漢丞相

非素雅之雅乃雅
俗之雅。操不以
威權而屈辱昭是
尊德之義
建安獻帝平號
詳說部界也。落居
也。一川。萬夫四
縣川。用其分。之說
是也。箋似忘轉陸
渾。摯仲辭翰上
卷二十九葉

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尾盜。注。盜。盆也。哭於市曰。新

乎新乎。注。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

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

出。仕也。免。卒。雅尚。雅尚。平素。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

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處士之稱。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潁川。綠。地。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公車。解。見于。羊祜識。環下。

會。卒。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鞞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

列傳
二七十

標疏

卷之十

卷之十

五

常自下脫縣守自縣詣臺也

葉縣廳堂前

西土棺自古至今清朝皆同棺不與本朝坐棺同故曰

寢其中

劑者藥品合和之名

全上

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羅也但得一雙鳧焉後天下王指於堂前奮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壘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水濟傳所謂蒙汗藥之類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他就曹操求還取方竟殺之

骨節屈伸之機關

為充名者非魯

頌曰永錫難老

易曰田有禽前驅

失三禽皆謂獸

利蹠足謂善走

怡猶快傷寒論

有溫粉粉之語註

家或以為米粉或

以為天瓜粉其說

紛紛

史籀所著故名

怒使人察之知妻詐疾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鸕顧身不動而廻顧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除病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趣趣向施之於徒隸也所以名

六列傳

古者軍行有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治所為衙府杜或作邦說文秦焚先典廢古文用八體小篆李斯去大篆二分取八分故亦曰八分刻符傳券所用蟲書蟲鳥之形施於幡信署書門題所用文書銘於戈戟衛瓘見上卷十六葉及三十葉王湛王濟叔父濟叔不癡六十五葉

五列傳

附湛王之傳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也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隸即真書行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文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執法者推按之承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那有犯夜者犯夜

四列傳

竇越事見晉氏春秋鎮東將軍之幕府導珍頭亮前後互見武帝征和元年巫蠱起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埋木人祭之武帝夢木人數千來擊驚悟遂病江充因為姦搆後宮及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不能自明捕充斬之發兵與丞相軍戰敗出自縊死初衛后生子子魏偉太子太子孫進進納王夫人生皇曾孫詢是為

西京流

行禁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竇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竇越苦耕稼曰何為可免年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年人將臥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也課試功曰最下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

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一八

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以下皆遇害帝繼繼下獄不知巫蠱故曰坐衛太子事因上計有罪者之獄此時巫蠱連累收繫者衆故曾孫寄在此獄本傳云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孫在他人亡幸死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帝亦悟曰天使之也按衛太子死後帝知其無罪旗江充故聞吉言感悟遭遇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巫師為蠱祝詛多人術詳于漢書師古云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時獄繁故曾孫繫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以命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謂赦天下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

謂升大位惟蒙亦名董春上有益四傍垂下以為飾

中平元年屯兵及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桂天將軍

民離散則田宅荒蕪蠲復共訓除晚反飯叶

建武光武帝年號故事國家舊典

明卿廷平叶

傳蔡茂十六列傳附

傳車驂駕傳車驛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車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賊過者賊望風

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為交趾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不能自活故聚為盜賊

琮乃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復音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盡力於

事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後漢書注三公服衮冕卷龍衣也黼黻蓋裳文也黼文若斧

樽亦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

形後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冕以木為之旒冕敕行部去襜帷使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服敕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行部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之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并婕妤內寵與傳昭儀等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佚與出同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

外戚傳上

虎園畜獸之園也

外戚傳下

列傳三十九

飛燕體輕五十九葉挾媚道謂挾求媚之道於心中也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云祝詛主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又次言新學者但就舊弟子受業

公孫弘為相漢相東閣下卷三十一葉

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公車解見前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有園圍不窺視之言專學也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云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通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獨仲舒可相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本傳隆儒下有矣字一截百家一截推推尊也推明抑黜二句屬朝廷不屬對冊文

湯餅煮麵也又預之曾孫成帝后諡恭義之羹玠已出

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女為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梁吳均撰
納中梯箱

寶令間脫曰字

哀帝平帝

楊震關西上卷二

葉秉去三惑同六

十二葉賜彪蒙求

中不載彪子修楊

列傳
一五
十

石虎石勒從子勒
見上卷二十八葉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
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
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
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
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三事三公也
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
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
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
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
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一萬騎攻之城陷寶

辨通
傳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
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
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
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新刻
本考例曰萬曆刊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
重益後人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愚按養龜者非毛
寶矣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白龜當
作楊兒黃雀毛軍白龜而允當耳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號
宿瘤女宿瘤
疾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
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
受父母教採桑命也猶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
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心也予之不忘中心謂何不

中心言守也謂猶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
 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
 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
 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
 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后出令卑官室填池澤損
 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重采不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
 之侵三晉趙韓魏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
 王逃亡而弒於外

仁智傳

閔王弒于襄王立
 又有破環之后可
 謂編微音矣閔王
 遇弒事詳上卷四
 十六葉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
 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
 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

列傳四十

有河之經流則支
 流所潤九里九里
 之外漸洳所及又
 三百步

韋賢前或免職或
 罷官或遇誅
 籛竹器度三四斗
 蓋漁具 籛經叶

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
 情吾兄行追之暫使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晉言
 容鄰女雖非吾妻終與吾也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漸洳水浸不
 潤漸洳喻魯國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
 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
 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籛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入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
 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
 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
 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籛籛箱不如一經玄成相

列傳四十五

其心守正其容無儀

太后昭帝后
公金印紫綬二千
石以上銀印青綬
青紫謂印綬之色
紫為公服始於北
魏及隋師古失考
周顛所謂取金印
如斗大意略同馬
端臨據此亦謂隋
前服紫非子雲紆
青拖紫別有說
咸見上卷二十葉
廢頌謂不得薦達

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若師古云

疏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

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咸阮

任達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他賓設黍

簡食之以致清議評為犯禮廢頌幾二十年獨儻不見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個儻不羈獨儻不見

列傳五十五

資貨也產田產也

不知計之所出
變衰服著吉服
布帽裝帽

博徒謂博為彥
道蓋當時隱語一
說不能作彥道之
妙手段 擲地世
說作擲對人世
說云陳郡袁耽俊
邁多能標題本諸
此

梅鹿同室中所坐
毛席

子王珣短簿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

尚有負進財博之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

耽在艱在艱居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

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

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

投馬絕叫馬局上於陳子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

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舊米粟絕不飲

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梅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也師古云羝牡羊武

列傳四十二

三

師古曰執不當產乳若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今按散文不必拘此壯故下文曰牧羊本傳云常惠請守者得夜見漢使云云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

列傳二十附六鄭興傳

未央宮中麒麟閣所圖十一人詳于上卷二十七葉充國自贊疏永平明帝年號

拔刀示自殺誓不

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之常惠武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百畝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

單于服禮表

持大漢節對壇表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土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與甗同量也按考工記甗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容六斗四升其甗一寸容四升其耳三寸容一升釜上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傭役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

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搜神記云。織女生一子曰仲。錄異記所謂仲舒即是也。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索隱云。新垣復姓名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故亦稱大梁。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行索隱云。紹介猶媒介也。行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

三二列傳十

平原君詳于六十葉趙勝謝覽注本傳云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子光省父誤存詩字求賞賜於平原君

鮑魚見莊子魚死激世趨利者非為一身仲連留趙不去亦非為一身

家越世

索隱云鴟夷盛酒華囊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

世以鮑魚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魚周深而守株。鮑拾據充食。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遂抱木立死。從頌衆人不知則為與從容同。為不第寬容而死。此言非也。

一身。身不知魚之意。居濁世非為一身。彼秦奔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索隱云。秦法以戰勝斬首多為上功。每斬獲一頭。賜爵一級。故為首功之國。權使其士。

虜使其民。索隱云。以奴虜使其人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與勳通。并力也。與勾踐漲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誓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

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貨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貨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字孫敬，到洛陽，在大學左右，得一小屋。魏文帝立大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學於洛陽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小簡曰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

孫敬再出

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縣名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取也步走，擔其兒及妻子，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子曰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身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所弃子，及於父母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子見其義焉，及則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甥，子曰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

是亦韻語

列傳五十九

見密唐山濤王戎數

裴頠談藝六十二葉

成都王穎鎮鄴討趙王倫時功驗奮舉兵及進入京師既而還鄴東海王越奉帝征穎乘輿敗績

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不仁無後天之道也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

康為鍾會所讒誅

謂紹曰巨

源在巨源山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也稠多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

群昂昂高舉貌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曰蒙塵馳詣行

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

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此言不浣

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

列傳三

列傳二十司馬相如傳

趙王倫孫秀事詳于下卷二十七葉趙倫痛怪注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蓋蓄也羅縠輕紗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

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色貌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詐詔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殺罪

所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音寡孀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師古云挑

動之以挑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師古云都閑美之稱也文君竊

實他得切從久求物也

諸公父行也更迭也

依憑倚也 相如 本末詳于下卷二葉相如題柱注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師古云悅其音恐不得當也。偶謂對人而好其音。不得當也。偶謂對也。

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資四壁更無資。

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相如字。第俱如臨

邛。師古云邛第但也。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師古云壚所居酒處。累土為之。賣酒之處。相如自著犢

鼻禪。犢鼻禪解見于仲容青雲下。與庸保雜作。師古云庸保謂賃作者。滌器於市

中。器也。飲器也。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云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文類云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

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

人。父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師古云主天子田狩犬者。侍武帝。帝讀子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我得意曰。臣邑人

正義曰。不待禮曰。干。鼎組刀組之。組謂榘板齋所業。曰負孟子云。負米。拒自楚之滕。滋。味謂鹽梅調和之道。

三齊略記作者未聞。斫爛禪。斫半。且叶。南山白石。比齊桓威望。強威。禪字。輕叶。韻耳。言。已不遭明主。不得。衣食。終身。服賤役。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干求也。求仕也。乃為有莘氏媵臣。注湯娶有莘氏。從嫁。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臣曰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五反。使五往。反。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素隱云。素王。太古質素之王。三皇五帝及夏禹王。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斫白石爛。斫。山石貌。或作研。誤也。爛。明也。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斫也。斫。斫也。從昏飯牛。薄夜半。薄。止也。長夜曼曼。何時旦。曼。曼也。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趙壹坎壈 顏驕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後漢書注。魁。壯大之貌。望。

倨異也 倨傲不遜

本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哉 鄴生長揖四十五葉

漢武故事班固撰

標

多言蒙求本

卷之中

二十九

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稱其恩德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受上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鄴食其長揖漢王注食其初見高祖長揖高祖延之上坐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知非常人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風儀文采後州郡爭致禮命禮聘召十辟公府並不就家終於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題云坎壞坎壞言屯蹇不得志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即署舍即麻署也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為之為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所謂蹇刺

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瞬動目通指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傭書受在寫文字也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追迫隨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標

漢書卷之八

卷之中

五十一

雄仕京師稱君平德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
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
閱數人。師古云。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
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
餘終。

叔寶王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祖父瓘曰。此兒
見于前。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
雋爽有風姿。風姿解。見于前。每見玠。輒歎曰。珠王在側。覺我形穢。
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
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婿。王潤。

衛玠再出。瓘上卷再出。濟亦數見

入孝悌力田科者與凡民異級

上卷晏嬰脫粟徐注引晏于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箋不從之引索隱僻說不知何謂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益多也。餽整也。使傳教令出入閨閣。
錢以求之。繇是大化。繇讀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
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
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蓋仲字。嬰名。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
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蓋。擁。挾。抱也。策。駟馬意氣揚
揚。甚自得也。得貌。揚。自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
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

詳說本大夫下有其妻為命婦五字

列傳三十

儒林傳梁丘賀從京房受易

朱雲折檻下卷五葉

嶽角叶朱雲為博士

列傳四十

朱博鳥集上卷十三葉

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五鹿複姓名充宗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

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

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云言藉尊貴之權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云齋衣下之裳抗

首而請師古云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云拄刺也距也

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云嶽嶽角長貌遂為博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朱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綬也言其相薦達也

列傳四十

蕭在位則使朱結印綬朱在位則使蕭結印綬故謂相薦達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者且入言其取舍同也師古云取進趣也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言無司馬

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謂縣令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

傳車故謂之別駕驥千里馬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

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卷七

司馬稱好上卷五十三葉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有南州冠冕之語

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標流

卷之中

卷之中

三十一

農事畢 本傳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海涕泣而去庭生叶

鸞鳳仁鳥也以為鷹鷂之猛威而畏民不若施鸞鳳之仁愛而化之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浦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剽輕勇也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後漢書注鳴鴟也時考城令王浚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鳥雀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浚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注浚縣令也以奉資勉入大學月俸資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亮再出

嗣子後主劉禪

先主崩後上疏於後主

當世之事謂也新野時上疏文止此

對渭南事詳下卷三十葉亮遺巾幘注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帝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水牛流馬運糧常與嘗通水牛流馬皆載多行少人不大勞其制法見于亮集及通鑑注綱目覽據武功五丈原武功縣名與司馬宣王仲達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水牛流馬連弩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詳于集覽咸得其要云

蕭何定律上卷二
十二葉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選也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以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止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何歸上罵曰諸將止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裒柏慘 閔損衣單

列傳 五十八
箋至此始註郡縣何意 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為諸葛恪所敗東關之役是

晉書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城陽郡少立操尚有所守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

也昭問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斬之昭即晉文帝都洛陽當城陽郡直西

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裒作褒非

按韓詩外傳載之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故曰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朝與紉通索也父責之損不自理不解父察知之欲遣後母遣逐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衣單也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粟流

按注蒙恬校本

卷之中

三二四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舊注所引乃初學記所引也不可謂今本無之製字避造紙之造耳

列傳六十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書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所載皆七十子傳授語也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各國異名而秦獨得其名名恬恬更為之損益耳損益其制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始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宦者給事官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縑值貴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意始作故曰造意用樹膚麻頭麻本不績者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倫封侯故云

卷四 立節 篇

說苑漢劉向著儀禮注著謂充之以絮也田方簡傲下卷八葉

列傳十

富給者好驕奢多不恭儉更始元年令劉秀北渡河鎮慰州郡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表一本作裏緼泉著也二旬九食十日為旬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衣也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存存其明也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

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食在口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圉縣故城在陳留縣東南以博學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

將獻帝西遷遷都於長安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履也倒屣言速也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

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

王粲字仲宣仲宣獨步六十二葉又下卷二十四葉

用長謂之牧蓋守養之義

石崇前後數見

一說當作甲煎汁沈香粉

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所以稱王公之孫也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

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

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

色置甲煎粉沉香汁甲煎香名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

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新意色無作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嘗荒恣於色荒也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留一人題云時人

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

妓瞻使妓歌舞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忤色世說注

此當載紀瞻放妓妾事今不可考

原免也

於象中欲通其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

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罰皆依與軍之制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

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數曰穢惡滿朝不

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

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徇行風俗皆耆儒

知名多歷顯位以下八使皆為顯官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當路居要地也豺狼當路言姦臣秉政也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列傳一十四傳不疑

列傳六十四

誤謂設科條貴其

委政宦官縱其所

梁冀跋扈上卷五

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

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孔淳之謂曰卿欲

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遺忘也好戴曲笠有意於

也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

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跡愚亦甚矣將不畏影者將修身守貞者也既身修貞固

則是處陰處靜也是無上之域至此當無好惡矣但將不

畏影者未能至於忘懷所以有好惡也所以戴曲蓋也吾

將修身守 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

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嗣祖父封

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

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

族父族父之子相

父之從祖昆弟為

康樂縣名祖玄

父瑒之封

謝玄見上卷六葉

秦氏曰車蓋曲柄

本尊貴所用也靈

運所戴必為異形

其意謂欲所好之

不僻者是不能忘

曲直之形於懷者

也諺所謂為不畏

鬼者即畏鬼者也

票流

梁冀跋扈上卷五

葉

秦氏曰車蓋曲柄

本尊貴所用也靈

運所戴必為異形

其意謂欲所好之

不僻者是不能忘

曲直之形於懷者

也諺所謂為不畏

鬼者即畏鬼者也

謝玄見上卷六葉

康樂縣名祖玄

謂為族昆弟登池上樓詩云初景華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列傳五十八

郭泰再出 獎順其美順訓通用 褒大也 中以葛為之居士野人所服 范滂及黨事起見下卷五十二 葉 雖好隱道不與親戚隔離雖守貞固不與流俗乖異

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陔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水屐也躡履山則去其前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下山去其後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善書皆超越於衆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與詩文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墊與窳通傾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戚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于許劭見下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

列傳四十二

葛植並見前 歎德仲祖之誥字

士多被害惟林宗袁閔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實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槩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上官氏名靳尚 讒之曰王令平造憲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景昭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習也辭令文章辭命也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秦留之竟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令尹楚之上卿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王指人短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揚波足語耳無深
 義彼揚則我亦揚
 彼不揚則我亦不
 揚 酬以水膏糟
 之名薄酒也波連
 眉切與移醜為叶
 楚辭註汶汶玷
 辱也
 賈誼忌鵬上卷十
 五葉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云三閭之職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
 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草野漁父曰夫聖
 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
 揚其波與沈也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醪鋪糟啜醪且
 食其祿也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清潔受
 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暗也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皓潔白乃作懷沙之賦
 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名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高五
王傳

列傳
二十
五

曹參趣裝上卷三
 十一葉
 岳湛連壁上卷十
 六葉 惠帝納才
 人謝政生愍懷太
 子遜又納賈克女
 南風為后賈后以
 妬忌欲廢太子岳
 諱事賈氏故為構
 之文六十六葉南
 風擲孕注併見
 魏明帝子齊王芳
 即位改元正始九
 年改嘉平歷十七
 年魏止晉武帝即
 位改泰始又歷十
 六年吳止改太康
 歷史綱鑑以太康
 為限斷 孫秀趙
 王倫見前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近左舍人怪之因特令闔者
 而問之闔者守門者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
 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
 友岳為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繆徵杜斌華虞
 周恢索秀陳耽郭彰許猛劉謐構愍懷太子之文
 及晉書限斷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
 依違未決賈謐上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
 小史給岳給事于岳而狡黠自喜喜之自喜同岳惡其為人數
 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

韓壽竊香下卷九
葉郭槐自屈上卷
四十一葉

列傳
五十四

想當每年立卦非
以乾初九定為元
日預言其日風
兩寒溫以為占驗
各卦主時謂震
主春離主夏兌主
秋坎主冬五鹿
嶽嶽既出不欲
離元帝左右淮
陽憲王元帝親弟
其舅張博從房受
學以女妻房令憲
王上書求入朝得
佐助房石顯伺其
知之故曰註誤諸
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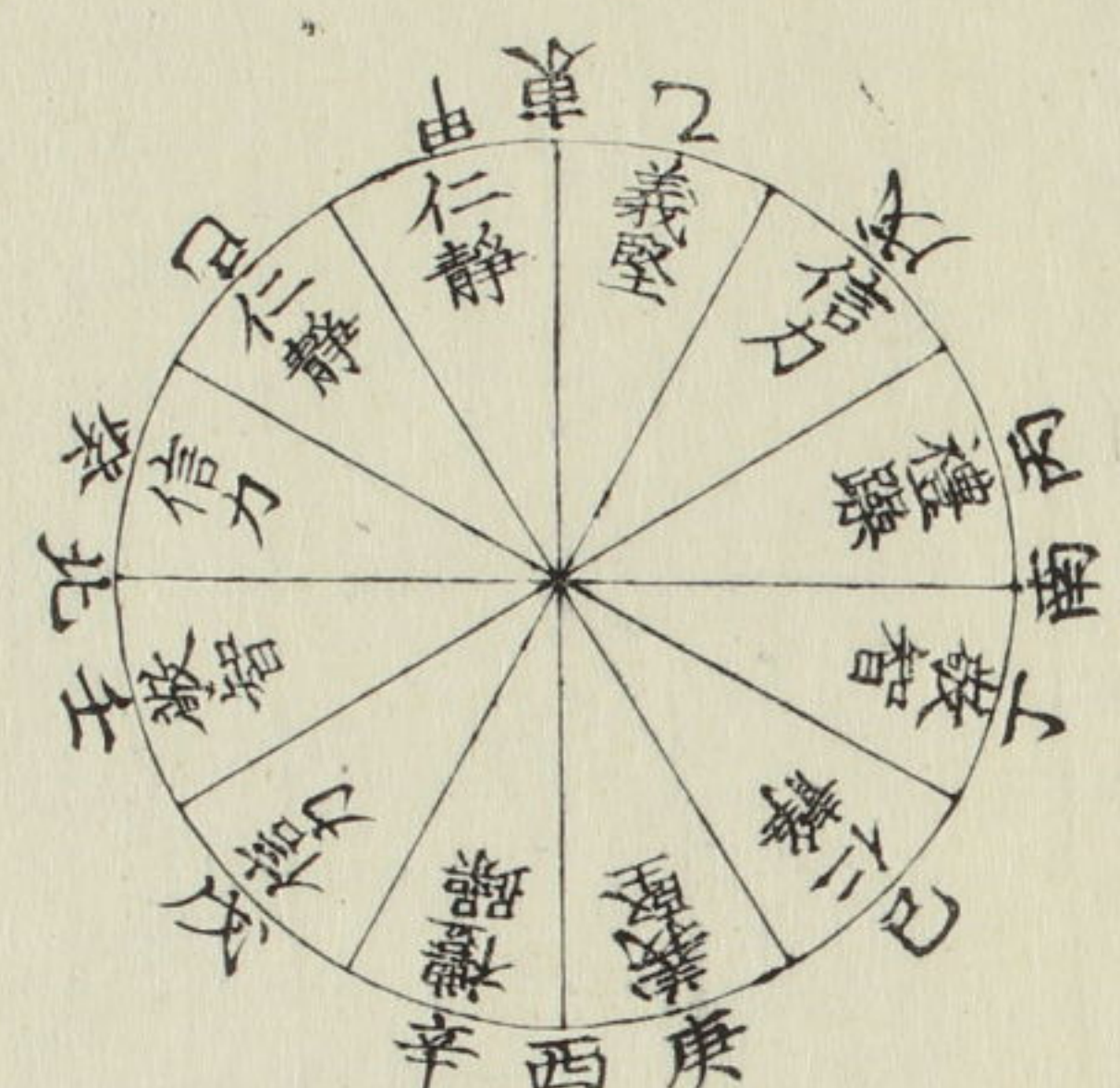
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謚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子時賈
后淫虐謚干預國事權侷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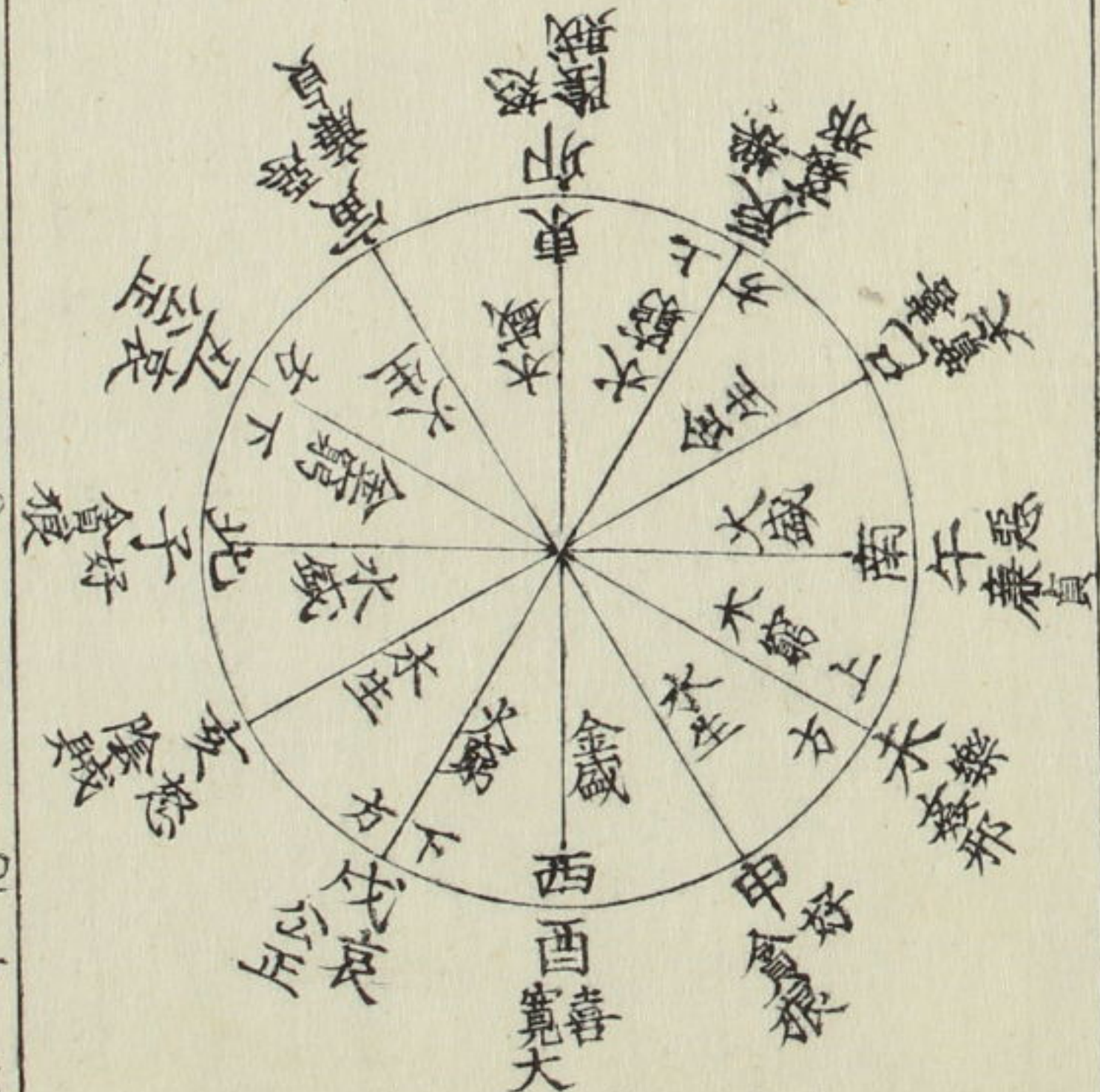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
得我道以凶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
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
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用以用震離兌坎者
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
其占法各以其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
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
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
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
註誤諸侯王遂奔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觀性以歷觀情以律互文猶云觀性情以律歷也歷者謂甲子日巳
丑日之類及一日中十二時律者謂十二方位參之以觀主客之性

參五行見性圖



參六合知情圖



東南陽為上方西陰為下方

晉灼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
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

之按觀性之說本傳不詳其觀情之說曰辰為客時為主人日假令辰未日辰

一日一夜為辰為未是屬客也戌時丑時客來戌方丑方公正辰方未方姦邪時屬主人則主人正而客邪尚戌日丑日辰時未時客來

反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辰正時邪見者

正侍者邪辰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略孟康曰水觸物而潤多所好多好

則無厭故為貪狼木怒生以陰氣害土故為陰賊火性猛惡其氣嚴

整故為廉貞金喜以利及加於萬物利及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

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火性窮無所私金性

窮方剛故曰公正

胡纘宗曰觀性以情觀心以性此心所以統性情也迺若以歷與律

觀性情者得非漢儒之臆說乎茅坤曰此文不可解按先儒之言如此不費強解可也

同上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誠

鄉正雖愚為用若懷邪智益為害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為客時為主其

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六合四方上

北方之情好也好之極行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南方之情惡也雖惡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上方

之情樂也樂行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觀性以歷

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

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

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

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

第十

渠大也
命名也脫名籍而逃

標

續

卷之中

三十九

孟德曹操字

遼止啼上卷五十一

五葉族子從兄

弟之子

第十

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

衆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

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

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

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

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

脩務訓篇

賢明篇

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

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

為使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

鎰鎰二十兩也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

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

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業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

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

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

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

高士傳晉皇甫謐撰

標

卷之十

四十一

四十一

授疏

箋註蒙求校中

卷之中

四十一

列傳

杜預建橋上卷五
十葉建橋亦立功
之一事 晉武謀
滅吳杜預出工
王濬下巴蜀吳將
懼曰北來諸軍飛
渡江也預分兵與
濟合攻武昌降之
直指建業吳主皓
乃得出降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譜第世統註序之籍錄也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又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癖嗜好嶠有財癖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好名稱于後世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

王濟既出和嶠見上卷

列傳

衛恒見十七葉史
籀大篆注箋至此
又註字無謂 篇
猶字 滅殺字畫
其平穩無波僻之
態而其肉微瘦
走筆筆勢則結構
不精自流于波僻
煮熟布帛曰練
一說草書比楷書
却難故急遽之時
必書楷不取書草
韋誕字仲將魏
明帝使登梯題殿
榜既下頭髮皓然
王莽末光武與
兄劉縯起兵諸將
立劉玄為帝號漢
兵光武屬之為司
隸校尉劉玄事見

為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晉衛恒章帝時後漢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謂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楷法式也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也言雖急遽之際所書草書及寸紙書人不遺之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名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王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光武

列傳

第

標疏

卷之中

四十一

列傳 六十三

四十五葉 王莽
時長安有自稱成
帝子者與者蓋殺
之邯鄲下者王郎
緣是詐稱真子與
百姓信之趙以北
響應光武至薊會
王子接起兵薊中
應王郎故南馳遂
拔邯鄲斬王郎
渡滹沱河而至南
宮因渡滹沱河一
句當在俱解下據
下光武語而誤耳
光武想往時而言
不必屑屑於地理
狼狽飢寒之時
受豆粥麥飯厚意
本傳其先齊諸
田徙長陵 衛太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萋亭天寒衆飢疲異上豆粥明且
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
武入道傍舍燎衣也燎炙異進麥飯菟肩菟與通因渡滹沱河
還拜偏將軍爲人異爲讓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也多多重也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
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師古云高廟會衛太子
爲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寃千秋上急變師古

列傳 第四

子事見十八葉太
子斬江充時矯制
出武庫兵發長樂
宮衛卒與丞相劉
屈氂戰故曰子弄
父兵 本傳教臣
言下曰是時上頗
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延大感悟 伐
閱同閱閱謂家世
門地師古說文理
暗昧與上文不類
字書從師古者非
本傳千秋爲相
十二年薨謚曰定
侯初千秋年老云
云此省薨謚誤存
初字
正義云淮陰城北

告非常故 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云急變 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
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然父不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
當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云伐積功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
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師古
厭迺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而林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擊絮曰漂哀之飯信數十日信

臨淮水 索隱云 秦末多失國者言 公子王孫尊之也

就此指出跨下亦 通

封侯早故世世不 絕天子尊故不遇 五六代 天子下 當有鍾求數代天 子語 百步不顧 亦應至皓而凶與 羊枯鑿墓異 葬 于為白鶴處

曰吾必重報毋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蘇林云王孫如言公子淮陰少年又侮信眾辱信曰師古云
辱於象中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兩師古云跨下兩股之間也信孰視俛
出跨下孰與熟通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母
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云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
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我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云就成也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
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墓地欲得
世世封侯欲為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司命君下山百
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
壘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

權為吳大帝亮嗣 權為會稽王林 立是為景帝和 子皓嗣見世系

傳方術

肆市鬻之舍

衍多也

兩人對舉為扛

生皓新刻本誤也 從吳志是正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
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
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
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為之所今
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
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
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

本作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

比當作嘗居大學

時與諸生交親既而還鄉諸生為貴

人請子訓再來京師以食時發鄉

日中到京吾日中到日中皆到京

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昔夜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子訓嘗居學校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告發見我者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我先來我處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女春陵戴侯曾孫

列傳

更始元年八月遣

將及武關鄧州應

漢兵開關迎之九月三日斬莽首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蟆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謂族父之子相王莽末平林陳

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

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

位南面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

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宛城遂北都洛陽後

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官館無所毀官府市里

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

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作頰色變也後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庭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

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

群下網紀大壞綱紀法度也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

本紀

王莽地皇三年變崇等聞莽將討已恐其象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號赤眉賈妃即賈后給事張泓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

標流

箋註蒙求校本

卷之四

四十五

如吏人在官署則為公事在家則為私事

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位更相薦舉故曰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

饑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無米何不煮肉為粥食之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

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

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

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皆不敢使役食其

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

列傳七十三

卷八

列傳二十附

略謂行而取之救亂誅暴謂義兵沛公用食其之計先取陳留因封之廣野又使食其說者沛公也非韓信沛公令信擊齊食其說齊王下之令解歷城守備信怒其功不及襲齊破之齊王以為食其欺已烹之汲黯開倉下卷四十葉

兩女子洗師古云洗足也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延上座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

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云憑據也

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職比調者太子出則前驅

安文深文法深刻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通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舊

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云魏下文字衍歷散騎常侍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游俠傳

百一詩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云云所古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管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遊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末人遇周客慙愧靡所知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

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一義取百慮有一失其略曰前者隨官去隨官有人適我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枯魚乾也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環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曰三入承明廬謁天子處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諧合言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沈靜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臧與藏通師古云命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軹有儒生譏解實不知殺者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

同上

列傳三十

晉灼曰鞬鞬也鞬牛小牛詳于上卷三十七葉李布一諾注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

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立秋以金代

標疏

箋註蒙求校中

卷之中

四十一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師古云飲沒也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振救也家亡餘財衣不兼米無美衣食不重味乘不過鞬牛師古云鞬重挽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李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與要通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注嬰裝也扞禦鈔盜鈔畧也與抄同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臘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先祖

繫歸家徒繫囚被繫於獄者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誓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也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謂范吉射與荀寅也二去而事智伯智伯

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

伯漆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也或為盛酒器非也董份云死骨人所諱者何以盛酒乎

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披匕首欲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

刺客傳

范氏中行氏謂范吉射與荀寅也二氏與趙氏相惡故趙世家多合言二氏范智食邑名中行官名三家本皆荀氏

又漆身為厲厲讀曰癩吞炭為啞啞音病也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使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

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

遇我注國士名蓋一國者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

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

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投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君道也厚斂以雕牆厚賦斂于民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廝熊蹯不熟殺之宰夫

烹者廝也賓諸畚婦人載過朝杜注畚以草索為之弃

獸掌曰踏盾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杜注鉏麴

使婦人載以過朝

晉力士

宣公二年

靈公不君見上卷五十一葉靈輒扶輪注

有趙宣子名

馬

左傳

卷之四

四十七

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注：不解。寢退衣冠而睡。寢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蓬，亂也。不以王務嬰心。嬰，猶關也。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冠也。如黃金瑠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復為所司彈劾。彈劾，推窮也。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詰約，約許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也。屏，蔽也。餘兩小簏，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詰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量，與綱同。雙履也。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

列傳十九

咸補始平太守事見上卷二十葉

二

祖遜，晉江下卷四十六葉。遜之子，當作弟。明帝時，王敦犯闕，歷陽內史蘇峻入衛有功，至成帝時，舉兵反，建犯闕，石勒見前。

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遜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占，弟所在。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牧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
 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
 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也推日逆知吉凶以
 窮日類是也能役鬼神坐致行厨行厨隨酒饌精思於天柱山
 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名之閑一室
 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
 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
 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
 慈意謂操多慈不能學道故怒知設毒酒故乞分飲一杯之酒以窘操

操畏毒亦即飲慈
 得神術毒不能毒
 故乞自飲

使者聞增錦之命
 作報書托慈以達
 于操
 陶潛歸去下卷三
 十一葉 太元孝
 武帝太康年中事
 相距九十年餘漁
 人名曰黃道真
 續紛亂晚

標

向各分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
 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之狀舊本脫欲
 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
 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
 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沈之復引出皆三
 尺餘操繪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
 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項即得薑還使報命報
 錦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
 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
 繽紛續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

田間之路南北曰
什東西曰陌非街
巷

歎人世變更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髣髴似而不審貌便捨船從口入。初極
 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街巷從橫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怡然自樂。黃髮老人垂髻童子
 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
 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懷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
 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郊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
 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糧盡困

既望山頭有桃。復
望見蔓菁菜葉。
山澗流出。質甚
餒餘飯粒。

金銀 琉璃
車渠 碼碯 玻璃
瓊 真珠

箋三字可削

下。山得澗水。飲之。並灑洗。灑洗足曰灑望見蔓菁菜
 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
 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
 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
 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
 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
 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數十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
 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
 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
 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半年不
 知。經人間二三百年矣。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

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

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
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
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

落水閣道棧道也險絕之處旁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

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

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

所不受投鼻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

曰不能賣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表劉兼褚淵同受宋

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

列傳十八

僧虔儉之叔父 超宗靈運孫

自永平十八年至 大康八年二百十 三年

幼主世系所載帝 豆

墓宋 劉謀誅道成淵以其謀 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

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

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枯與檜同終當任人家國事

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

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

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

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

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

尚書令歸心齊高帝道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

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平淵告謀

戴僧靜攻粲石祭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彥節貳於高

帝死其事是時道成已封齊公進爵齊王朝臣皆附歸

獨袁粲不欲事二姓故據齊曰貳於高帝

以褚淵為吏部吏 部主選舉故人求 官相啓謂訴上

道成弒昱及順帝 篡位 宋臣貳於

齊汚名節 城生叶 祭子袁 最以身衛袁僧靜 直進所之

石崇再出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列傳第三

以翡翠羽為飾
靡奢麗也 愷秀
共王室外戚 愷
粘通粘米葉汁蓋
館之不稠膠者煮
物以此代水 綱
目集覽去障今置
恩是也 以小竹交
結為之衣以布或
帛可舒可卷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
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
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賞賞也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紈細密有光也珥金翠珥耳飾也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
相尚愷以館澳金澳當作煥廣韻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
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
椒椒胡椒也漢官儀皇后宮愷用赤石脂赤石脂藥名武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扶疏大曰柯
威貌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
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二四

列傳第八

傾奪謂誇侈陳子昂詩傾奪相夸侈

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
自失恍然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
楚為瑇瑁簪瑇瑁龜屬甲有白黑斑文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請命求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后妃傳

昭監出守幽州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
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冀州袁紹所領文帝納后於
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之所居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

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持也
 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
 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眾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輪
 作輸作徒刑也輸輸送之役作土功之役

胡嬪爭標

晉武傷指

后妃

標蒲有數種呼盧呼雉以紅黑點為輸贏者是一種書言故事引標蒲經云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墮非貴采不能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車駕車恣

列傳

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是一種晉武之博今不可考或曰於局之北胡嬪打帝馬於局之西不使帝打已馬假名將之姓誇其技以對將種之言帝慙其技之不

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羊好食竹葉尤好鹽以鹽汁洒地羊遇之抵地不去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標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于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云馴順也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也奮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車而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

一五列傳

本傳上文云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及次補諸侯大傅

平帝加恭為宰衡註曰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故永此號以尊之

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言已繕事書輒削壞其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太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隱逸

純一質素 世事謂奔走於利欲寇害相繼謂賊民蜂起

棲逸

秦氏曰濟度也跋涉勝地也一云濟成勝情也許由一瓢上卷五十葉方曰筐圓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知言謂知是非得失之理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名勝之情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登陟即是也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也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隱于箕山故稱箕山人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

原

原

原

原

曰雀表曰苞藉曰宜以姓同誌優者字梅

滑替

於天下之寶雀苞苞宜謂諸侯之寶謂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梅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梅秦倡侏儒索隱云倡侏儒也侏儒短小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秦有陛楯即哀之謂曰汝欲休乎也休庇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

大呼曰陛楯即曰諾優梅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幸雨

立幸為即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

大苑囿梅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梅曰佳哉漆

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凡

新髮物露於外則液二世笑而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分巴

律曆

蕩上叶漆室亦叶

流必入之蔭室而乾

落下氏轉歷之法班史之文簡奧後世起大疑獄近膳所黑田氏倒置與長相終二句加小終大終之文以成其義然原文錯脫至於如此亦可疑焉今就律歷志中摘可備參考者列左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略故為黃鐘其實

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箋註所引孟康圍九分乘長律說背於此文置於算位妄裁律

容也漢量之形與郭巨將坑下箋註所載周輔大抵相同其一斛則外圍內方而長故量曰長若千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略拜天地終數為十九天終於九地終於十黑田氏所引小終於大

終者九道運行之名與此自別且與統母日法八十一一孟康曰分長相終之終為算法乘字義不穩

統之一本母也元始黃鐘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閏法十九因為章歲十九歲合天地終數為閏法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八十一章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

乘

法

卷之中

五十五下

元法

余忘固陋因舊史文施註解如左

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九寸乘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謂長與終謂數相

律長九寸百七十一九寸乘終數十九年得分而終復謂一日之分

復即統也蓋唐氏落下氏家言三復而得甲子復法乘三得元法

冬至以爲曆元且夫律陰陽九六陽律黃鐘九寸陰律林鐘六寸又象所從出也法筮

以四攝著過攝四九三十六爲老陰故陽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

曰九過攝四六二十四爲老陰故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

一元氣候之首起于甲子朔且冬至黃鐘之律而始終循環不離九數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列傳四十兩附傳

中和謂不過激而與流俗和非中庸之中

又按求律積法徑三步自乘再乘長九寸得圍徑壹步長壹步者八百十箇此一籥之積也

郡落下閔與焉師古云姓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

以律起歷此先是有顛項歷於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

一日之分也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與長相終律長九

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

象所從出也陽爻曰九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

不取法焉其本皆出於律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養志自修爲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

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爲卦

票

卷之四

卷之四

五十六

正益下在下則損下益上而後无咎遠害欲富則自益欲貴則居高與損益卦反矣而无咎遠害論則富不如貧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男子既娶女子既嫁救斷家事勿相關我當如死後遂肆意遊五嶽名山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樂工

消亦平公時人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律聲合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消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慎到所著或曰離朱黃帝時人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謂離婁也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觀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現當作鯤前後數見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快快情不滿足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墟垣同奴過切又而緣切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墟地為宮墟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游地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解見于表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師古云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文簿也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葉都蒼鷹上卷四

樂巴喫酒

偃師舞水

神仙傳樂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官朝賀

後漢順帝

樂

樂

卷之中

五

治鬼謂驅使疫鬼

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嘆之。舊本又飲作不飲誤。後漢書案
巴傳注引神仙傳。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
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
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嘆酒為雨。以滅火災。詔
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
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
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書。列傳第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
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越日。王曰。若
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王視之。趣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頌其頌。則歌合律。頌曲捧其手。則舞

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
侍妾。瞬。動目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
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備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
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傭書。受雇寫文字也。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
師論講。追。追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
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
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
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雄仕京師稱君平德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師古云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見于前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風姿解見于前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婿玉潤

衛玠再出瓘上卷再出濟亦數見

玄字太初太初日月上卷三十四葉

令諸子造廣執謁王衍數見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鬢黑髮也漢武故事上見其美髮悅之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被霸上被除也除災求福也孟康曰如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父坐者皆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尚主也軒中得幸師古云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轎者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

平陽公主車詳六十四葉衛青拜幕注師古曰時於軒中侍帝權主衣裳本傳曰帝還坐雕甚賜公主千金主

傳 齊

因奏子夫。奏進也。言長安者別也。甘泉等諸宮也。按本傳宮人下脫字。字父趙臨與宮人姦生飛燕故不舉。後許后之廢。有帝欲立飛燕太后。其出微事。本傳皆無。子下曰。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趙后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帝暴崩。帝素強無疾。晨欲起。因失衣不能言。茅坤曰。帝暴崩必以多慾也。昭儀焉得有壽哉。

曰行矣。師古云。拊謂摩循也。彈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子辰大。遭巫蠱事起。巫蠱解見牛端下。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誅充太子敗亡。而亡。后自殺。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省中侍使。官婢也。初生。父母不舉。死。其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以其體輕。故名。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弟八女弟也。婕妤。昭儀。皆女官名。姊弟顯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后力。故也。舊本此下有衍文。今按傳刪除。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

卷十

列傳 十九

詳說別搜神記曰。酒家姓名伏希。曰。酷白與玄石非飲於酒家。且飲於酒家。則無忘言之理。節度謂應其人之酒量。有節限。分度也。若飲與他酒。同量。則為平日。醉然。本是寓言。宜不實。解說。君父與路人齊禽獸。草木與久齊。渴飲酒也。

進退昭儀不能言。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湎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節度謂歸家。醉十日而醒。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題曰沈湎。沈湎於酒也。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常乘鹿車。鹿車。解見手。范冉。生塵下。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其求酒於妻。妻指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也。攝持。宜斷之。伶曰。

名醒聽叶

太始武帝年號

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斗解五斗解醒醒酒未醒也言
飲五斗醒更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頰然復醉頰
作隅皆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攘袂出臂
醉倒貌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言體如雞肋之其人笑而
也拳止伶未嘗晉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
 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調選伶獨以無
 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變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變
 者槃散行汲變散也槃散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變

列傳十六

復息篇

點火謂上

君賜酒感其恩醉而懼為敬

說苑卷之四曰寡人德薄又未嘗具子

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罷癘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而君之
 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
 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變者以為愛
 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變者門謝焉後乃
 復來向者引去客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
 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接技趣火來上趣促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
 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餘
 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

標疏

楚莊王

卷之中

六上

子何以出死不疑
如此對曰臣當死
往者醉失禮王隱
忍云云

諡晉人史記註引

者顯報王也王問對曰往者王隱忍不
如誅臣不敢不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

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

石北方下文石
棹是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兕野
牛也皇甫謐

曰作石棹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疵
點

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

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劉悛傾釀下卷十
六葉 舉孝廉將
久都自謂得交都
下當時之英傑
初指在鄉時王
濛市帽下卷十葉
遣之遣歸也

裴秀字季彥季彥
頌袖上卷四十四
葉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間所稱舉孝廉負

其才負時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悛鄉里及同舉者共

笑之既至悛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

濛就悛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

我之懷通暢王劉所悛問
者為彼答者為我一坐皆驚悛延之上坐清言彌

日彌終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悛遣傳教遣使
傳教覓

張孝廉船召與同載劉同車
詣朝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

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勃窣行緩貌言言論不急切而終
歸理也窟孔穴也理之所聚故曰

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

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重兵縱橫言不可
當也一時

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

笑而不言。時人謂頽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寢寢也。貌不揚。曰寢。貌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漢南。荆州也。孔璋。鷹揚於河朔。孔璋。廣陵人。辟難。其偉長擅名於青土。徐偉長。居北州也。故曰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寧陽邊海。故曰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許都故曰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江中銜珠以報之。稱靈蛇珠。又號隋侯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

傳第一

除侍即漢獻帝時事。董卓之亂。為不足進而任用。亦不足退而放逐。歸曹操。楊脩見前。陳琳書檄。下卷六十七葉。徐幹。應瑒。蒙求不載。劉楨。平視見前。楊修。華陰人。鄰京兆。故曰上京。詳說云。太尉子故曰上京。難信。

第九

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鈞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師古云。摘。謂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師古云。稱。美其德。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

列傳第四十六

兄文帝玉未即位時。稱東阿王。太和六年二月封陳四縣。為陳王。思繼又見下卷六十三葉。陳思七步注。遷上略文。

標

卷之六

卷之六

六十三

有請求者納賂於吏更受取之為贓罪一禽黍重十二銖兩二十四銖婢有過自絞廣漢聞之為丞相夫人妬殺不用籌算師古說曰從謂巧為貨殖聚斂之計耳東郭姓成陽名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治二人為大農丞弘羊拜大夫

食貨志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心計不年用籌算十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成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析分也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列傳五十二

同上

平陽下脫候字索隱云媼婦人老少通稱衛后傳曰子夫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子夫為后長君既死乃以青為將軍五十九葉衛后髮鬢注併有索隱云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衛媼長子名更字長君長女名君孺為公孫賀妻次少兒後改為陳掌妻大將軍即衛青本傳曰廼置大司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云壽注曹為平陽侯鄭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云媼者婢妾之通稱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謂冒假給事建章建章宮中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名山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

標

卷之中

六十一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有氣敢往索隱云果敢任氣

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太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有膽上嘗欲教之兵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顧念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鄼寄賣友

紀信詐帝

呂祿呂后兄子

前漢鄼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踵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踵北軍之屯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紹祿祿信

周勃織薄下卷六十葉

之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所疑何不解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

高枕而王千里祿信其計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鄼寄賣友

高祖本紀

以黃繒為蓋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投間隙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雉尾為之在乘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列傳五十四

知識度量

易曰夫坤墮然示人簡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墮然墮順貌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之辭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

標流

漢書卷之四

卷之中

五十四

山濤識量上卷二十九葉魏舒堂堂下卷五十七葉

成公十八年

周子厲公子時在京師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魏舒字陽元魏文帝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仕至汝南內史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徐廣云躡草履也簦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二十兩為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秦以鎰為一金漢以斤為一金十六兩為斤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列傳十八

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

后妃傳一

充權數見

荀顛蒙求不載荀勗音律上卷四十七葉楊皇后父楊駿為太尉抑賈后威權賈后構以謀反殺之廢楊太后為庶人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笈書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斯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瓘亦位三公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色白四也身長五也是為五可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元后武帝皇后楊氏荀及之顛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

亮宣帝第四子

瑋武帝第五子

三十九葉潘岳望

塵注併見

子廢惠帝太子過母謝氏賈后廢之

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太子廢之

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

齎金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斮朝涉之脛斮斬也商王冬月見朝涉

之通雅云尚書皆作商王受斮賢人之心比于忠諫紂

而觀其心刺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附官職考略

光祿勳秦有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大膳

大鴻臚周官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

龍驤將軍與驃騎伏波等及歸義蠻夷漢改為鴻臚

撫軍大將軍同上魏武始

太僕周穆王命伯冏為太

特進諸侯在三公下漢制皇太后之父幸於上

儀視女官昭顯其儀示隆重也位

越騎校尉尉禁兵既見上卷

太子太傅掌輔導太子

典屬國秦官掌

都尉山林苑池之官曰衡掌

軍師中郎將掌帥征

治粟都尉卿農

折衝將軍將官異名不

安東

主稅助

左徒正義曰益今在

折衝將軍

治粟都尉

安東

官職考各

蒙求校本

卷之

六十一終

參軍 安東將軍之屬

○

貴嬪 見上卷

○

建威參軍 建威將軍之屬

○

尚書 尚書簿

書令史 主文簿

○

大農丞 大司農有丞

○

執金吾 掌徹侍

○

尚書 尚書簿

也、執金革以禦非常之義一說金吾鳥名辟不祥此一官保上卷補遺○舊說左右衛門

